



一只想飞的猫

YI ZHI XIANG FEI DE MAO

陈伯吹写 刘泽岱画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一只想飞的猫

陈伯吹写 刘泽岱画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——豁啦啦!

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，把窗槛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，砸成两半。

才浇过水的仙人掌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，横倒在地上，淌着眼泪，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：“可惜！”

“那算得什么，我是猫！”猫没道歉一声，连头也不回一下，只弓起了背，竖起了尾巴，慢腾腾地跨开大步，若无其事地向前走，“昨天夜里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！”

“嘎——”猫忽然停住了脚步，耳朵竖了起来，招了两招，就撒开四条腿向前飞奔。

两只蝴蝶，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面来回地跳舞。

凤仙花仰起了红通通的笑脸，尽力发出香气。

她们亲亲热热地接吻，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，张牙舞爪。她们大吃一惊，赶忙腾起身来，象两个断了线的风筝，倏的飞远了。

“倒霉，扑了一个空！——她们比耗子聪明得多。”但是猫没肯轻放过她们，只停了一秒钟，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。

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，商量着什么似的。

现在黄蝴蝶一歪一斜地，象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

一张黄叶子，飞得又慢又低，落在后面。

“哈，她乏了！”猫直奔过去，伸起脚掌一抓，差半尺。

黄蝴蝶飞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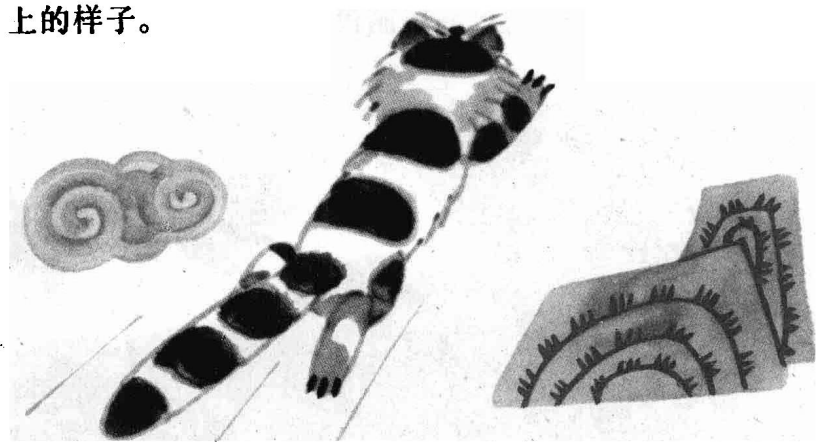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，落在后面。

“这回可差不离了！”猫奔过去，用力蹦起来，又伸起脚掌一抓，只差一寸。

白蝴蝶飞走了。

“呼——嘘——”猫头上渗出了汗。他自己安慰自己，“险些儿到了手！逃不掉的！”

这时候，黄蝴蝶又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，摇摇晃晃地飞着，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。



“可恶，她逗我呢！”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，现在却恼火起来，“她想欺侮我吗？好，有她好看的！”

猫弓起了身子，沿着一排夹竹桃紧挨着走，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他，轻轻地、悄悄地跑上前去。

“他打埋伏呢！”黄蝴蝶好笑了，可是没笑出声来。

猫看看愈挨愈近，不到两尺光景，一纵身飞扑上去，“成了！”

不，还差几分。猫的话说得太早啦！

黄蝴蝶惬意惬意地飞走了。

猫望着黄蝴蝶在马缨花树的枝旁，绕了两匝，才直向高空中飞去。他叹了口气：“她太机警了！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——”

他烦恼得很。

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，象一朵小白花，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。

猫抹了一下脸：“我眼睛没花吗？难道不就是那个



小丫头！——好，你也来逗我！”

他蹲了下来，一动也不动，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，暗地里在估量距离，观察风色，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，象一支箭样地射过去，射中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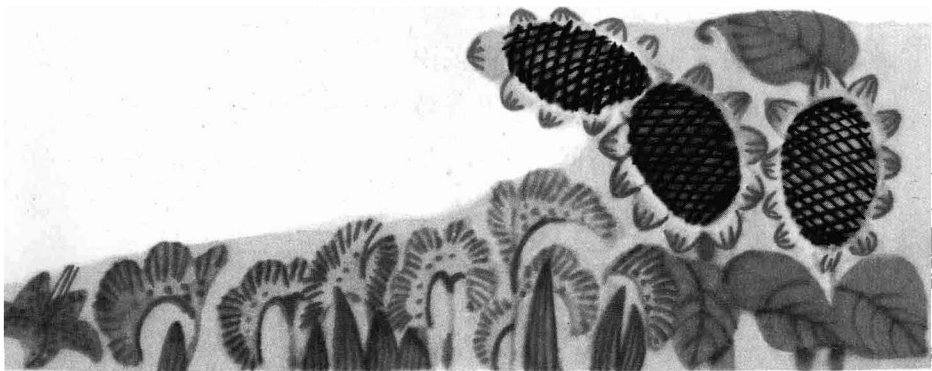
一，二，三！飞！

猫自以为在飞，腾身扑过去，一下子抓住了。他正在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，怎么，白蝴蝶却就在他头顶上翩翩地飞过，越飞越高，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。

他气得发抖，呆呆地望着她们，不自然地松开脚爪，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，零零落落地从爪子里头掉下来。

这一对美丽的蝴蝶，象亲姐妹那样地并肩飞着。她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得够了，就在一行青翠的柏树后面，绕了一个大弯儿，向西面飞去。

“我不放过她们！我发誓，我一个也不放过！”猫象



个疯子，不好好地走正路，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，撞到向日葵身上，撞到鸡冠花身上……

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，望着明亮的太阳。

“这早晨空气多么好，这世界多么美，这太阳照得多么暖，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‘增产计划’仔细想一想——啊唷！”她冷不防地给猫猛撞了一下，撞得她那高个子东倒西歪，几乎立脚不稳；她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，晃得头昏脑胀。

“咦，下毛毛雨了？”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儿低声说。

“不是的。两滴眼泪！”另外一棵小草儿回答说。

上了年纪的黄杨老头儿插嘴了：“你们说的都不是。两滴油！”

“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，怎么说是油？”这棵小草儿不服气，争论起来。

“也难怪，你们年纪小，见识少，还不知道她是个‘油料作物姑娘’呢！”黄杨老头儿说完，驼着背，闭紧嘴，铁青了脸，再也不愿意多说了。

可是两棵小草儿还不肯停嘴，他们总喜欢多说几句话，喜欢把事情问清楚，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。

“啊啊，这个名字多古怪！一连串难念得很！”

“哦哦，这个名字儿倒新鲜，只可惜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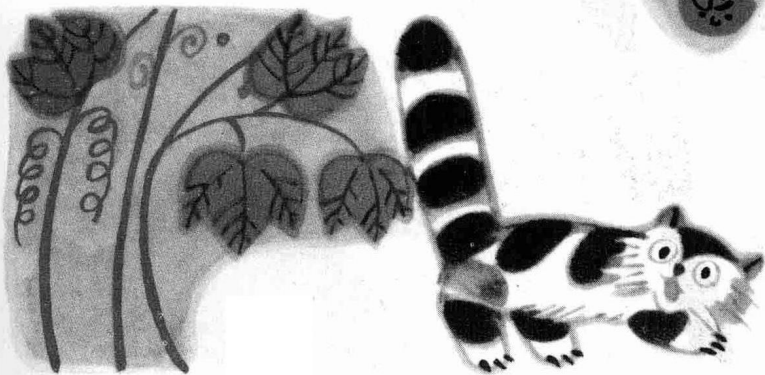
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，气得满脸通红，他忿怒地喊着：“这个淘气的小家伙，走路横冲直撞，不守交通规则！”

“我是猫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！——你算得什么，你是公鸡？哼！还不是冒牌的东西！”猫一边乱奔乱窜，一边回过头来狠狠地回嘴。

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，有的脸色发青，有的脸色发紫：“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。嘿，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！”

等猫闯出这个花圃，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。

猫睁圆了眼睛，喘着气，望着天空。天空蓝澄澄的，连一片白云也没有。



“要是我能够飞——”他失望，又懊恼，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。在平时他照例要停一下，溜达一下，在树干上抓几下，磨一磨爪子。现在他什么也懒得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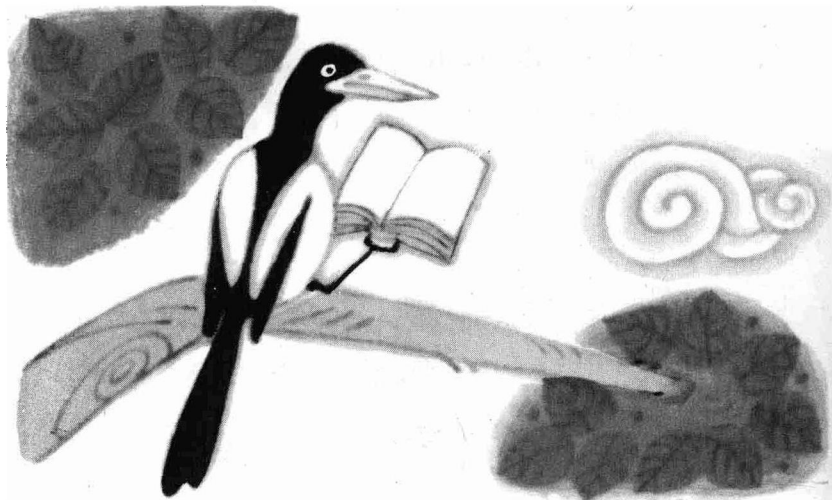
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。

她清早起来，把家里打扫干净，收拾整齐，随后出去打食，吃饱了肚子回来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就打开那本厚厚的《建筑学》来认真地学习。她是有名的建筑师。

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，惊动了她。她抬起头来一望，猫正踩在一棵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。她认得他，是这个村庄上最淘气的一只猫。

“大概又在闯祸了吧，”喜鹊想，“啊，这样胡闹下去，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。”

她看见猫没精打彩地踱过来，想飞下去劝告他。可



是猫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，一股烟似的溜过去了。

猫一直溜到湖旁边。

沿着湖岸，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，象一座耸起的绿屏风，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。

猫没看见鸭子正在湖里洗澡，四周静悄悄的，觉得很无聊，而且有点儿疲倦，“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。”

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树荫下，猫睡着了。

他做着梦。

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，他追赶着一只漂亮的红蝴蝶，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，他就飞起来捉住了她。“啊呜”一口，干脆把她吞掉了。“哼！谁叫你的两个姐姐戏弄我？——我是猫！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！”

在睡梦中，猫舔嘴咂舌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。

秋风带着一点儿凉意，吹过来。怕冷的芦苇直哆嗦，瑟瑟地发响。

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，就叽哩咕噜地说着梦话：“喂，你们这些尖嘴的，下流的东西，别吵闹吧，我不来难为你们。嗨，我困呐，我要睡觉，我懒得管你们！”

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儿，睡得可真香呀！



槐树低下头来，看见猫睡得烂熟，禁不住心头火起来：“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，白天睡懒觉！——我的影子明明歪在西面，还没到午睡的时间。”

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儿打在猫头上。

猫霍地坐了起来，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，嘴里又叽里咕噜地说：“可恶！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？”

但是等到他清醒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什么影子也没有，四周仍旧静悄悄的。

“噢，恐怕我是在做梦吧。”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，“吓！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，总是值得骄傲的吧。”

他拉开嗓门儿，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。

呱呱叫，呱呱叫，
我是一只大花猫，
我是天下大好佬！
叮叮当，叮叮当，
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；
老虎看我称声“猫大王”！

唧唧喳，唧唧喳，

.....

“呷呷！呷呷！”爱清洁的鸭子，洗了个冷水澡，浑身畅快，一边大声地笑，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。

她听到猫的歌唱，想称赞他“调门儿不错！”还想向他提个意见，“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。”另外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他谈谈。

猫一向瞧不起鸭子，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，他却板起了脸孔，翘起了胡子，象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，一开口就没好话：“扁嘴！你从哪儿来？上哪儿去？”

“请你放规矩些。不许你随便叫我‘扁嘴’。”

“那么，我就叫你‘圆嘴’。”

“不管扁嘴也好，圆嘴也好，叫绰号总是不正经。你

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！——好吧，我们不谈这些。刚才我听见你唱了个歌，调门儿不错；可是歌词儿……”

猫拦住了鸭子的话，说：“你爱听歌？”

“我爱听。——不过……”鸭子的话没说完。

猫又插嘴了：“我为你再唱一个，你想听？”

“谢谢你！我用心听。”

猫又拉开嗓门儿。

唧唧喳喳，唧唧喳喳，
那边来了一个啥？
原来是只扁嘴鸭！

“喏，你又来了！”鸭子很不高兴，“你仿佛就是野山村上的那个小二流子，成天吃吃、玩玩、调皮、捣蛋……”

“妙乎！妙乎！”猫冷笑着，眨眨眼睛，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。

鸭子接下去说：“好吧，我们不谈这些。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：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，你也要来参加。不要迟到！”

“暖呀！暖呀！”猫捧着头喊起来。

“什么事？可是牙齿痛？”

“头痛！”猫半真半假地说，“讨厌的大扫除，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头痛。”

“哦，你不爱劳动，你不愿意干活！”

猫装做没有听见，抬起了头，望望槐树，望望芦苇，望望老柳树。隔了好一会儿，才低下头来，睁着一只眼睛，爱理不理地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。我不干！”

鸭子觉得很奇怪：“怎么，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？就说你自己吧，家里头一团糟，也得打扫打扫。那天我在你家门前……”



“你管不着！”猫抹了一下胡子。

鸭子也有点儿生气了，她难得激动得这个样子：“你，你也应该知道：公共的事情大家干；朋友的事情帮着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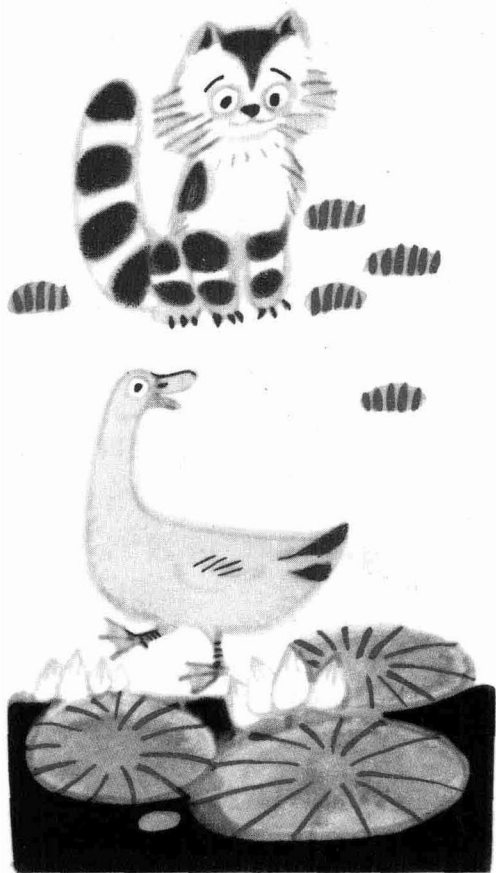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是女教师？”猫毫不讲理地说。

鸭子没话说，转过身去想走了。

猫眼睛滴溜溜地直打转，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：“喂，你慢走，我们再谈谈。”

“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，和你多谈也白费——浪费时间！”鸭子真的要走了。

“喂，你瞧，谁来了？”猫的眼光真好，一抬头就望见远处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。



鸭子忽然想起来了：“啊哟！真的耽搁得太久了，他们上这儿来找我啦！”

“他们是谁？”

“还不是鹅大姊，鸡大哥和鸡小妹吗？”

“哦——”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觉得十分扫兴，原来他打算开鸭子玩笑的，现在这计划象膨胀得很大的胰子泡，“瘪的”破了。

没一会儿，看清楚了，两个黑影儿越来越大。一个脖子长的。一个冠子高的。

“再见！”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躬一躬身子走了。

猫闭上了眼睛，也不抬一抬身子。

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。她很爱朋友，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。

“呷呷！”她老远地和它们打招呼，“很对不起哪！我没早一点儿回来。我洗了一个澡，上岸来遇见猫兄弟，和他说话说久了。——猫兄弟还在这儿呢。”

“呸！去你的，谁是你的兄弟！”猫嚼了一口草，把它吐出去。

鸭子耳朵不很灵，又只顾迎接朋友，没听见。

鹅拖着肥胖的身子，一边向前急走，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：“不忙，不忙。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，淋了雨，感冒了，今儿身体发烧，躺着起不

来。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，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。你可有什么意见？”

鸭子一听得母鸡病了，心里头就着急，话都说不顺溜。

“呷——呷”意思是说“你们看——吧——”“请过大夫了，病倒不怎么厉害，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。”公鸡的嗓子真响亮。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。

猫老远地蹲在后面，也听得清清楚楚。可是他不佩服他，因为公鸡嗓子虽好，唱的总是“喔喔啼”的老调。他不喜欢。他自以为他的“妙乎！妙乎！”比鸡强得多。

这时候，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，多亲热，有说有笑地走回村庄了。

猫独个儿蹲在槐树底下，觉得寂寞起来，却又不愿意跟上去，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，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。

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，走回来了。

猫心里头一高兴，精神起来，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。

“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，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。做事情性急总不好！”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。

“你说得有理，我同意。”这嘶嘎的是鹅的声音。